新质生产力视域下职业教育优质教材建设的模式建构与实践——以校企合作教材《摄影基础》为例

王永刚，余茂林 *
塔里木职业技术学院，新疆 阿拉尔 843300

DOI:10.61369/EDTR.2026100004

摘　　要： 新质生产力对技术技能人才的知识结构与职业素养提出了新要求，而教材是职业教育落实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依据。针对教材内容更新滞后于产业变革、边疆地区教材供给相对薄弱的现实问题，本文以兵团职业院校教师牵头、校企协同编写的高职教材《摄影基础》为个案，从编写实践中归纳出目标、内容、载体、评价、思政、机制六个建设维度，分析各维度的设计做法及其对新质生产力要求的回应，并结合第二批“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遴选数据讨论该模式的适用条件与局限。研究表明，边疆职业院校自编教材的主要制约因素在于组织机制而非资源禀赋，校企双元协同的编写机制能够在投入有限的条件下保障教材质量。

关 键 词： 新质生产力；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岗课赛证；校企合作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High Quality Textbook Construc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aking the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Textbook "Fundamentals of Photography" as an Example

Wang Yonggang, Yu Maolin*
Tarim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Alar, Xinjiang 843300

Abstract: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has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professional qualities of technical and skilled talents, and textbooks are the basic basis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implement talent training goals. In response to the reality that textbook content updates lag behind industrial changes and the supply of textbooks in border areas is relatively weak, this article takes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textbook "Photography Fundamentals" led by teachers from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e 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and jointly written by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as a case study. From the practice of writing, six construction dimensions are summarized, including goals, content, carrier, evalu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mechanism. The design practices of each dimension and their responses to the requirement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re analyzed, and the applicability and limitations of this model are discuss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selection data of the second batch of national planning textbooks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 main limiting factor for self compiled textbooks in border vocational colleges lies in organizational mechanisms rather than resource endowments. The dual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can ensure the quality of textbooks under limited investment conditions.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vocational education; textbook construction; job course competition certificate;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对新质生产力作出系统阐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1]。生产力的变革必然传导至教育领域：产业一线的技术构成更新换代，岗位对劳动者知识、技能与创新素养的要求随之改变。张培、南旭光将职业教育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概括为“伴生与耦合”，认为职业教育既要主动适应生产力变革，又要为其发展持续输送人才[2]。教材处于这一传导链条的关键节点，康蓉指出，教材发挥着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剧本”功能[3]；教材内容若滞后于产业变化，

项目信息：2024年兵团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兵团职业教育优质教材建设的价值、问题与优化路径》【BTZJXM-2024-Z03】。
通讯作者：余茂林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人才培养与岗位需求之间便会出现结构性错位。

现实中，这一节点恰是薄弱环节。教材编写周期较长，而技术迭代不断加速，专业课教材理论偏多、案例陈旧的问题时有反映。曾天山、陆宇正基于第二批“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的实证分析表明，全国教材建设已由“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但区域分布失衡，西部省份入选数量明显偏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没有教材入选[4]。与此同时，深化“三教”改革、加强教材建设的要求被反复强调，“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的理念已经确立[5]，职业院校教材被纳入统一管理。就兵团职业院校而言，既难以及时获得优质规划教材供给，又缺乏自编教材的经验积累，与其被动等待优质教材“下沉”，不如立足区域产业实际组织编写。困难在于：边疆院校师资规模有限，具备编写经验的教师较少，仅依靠校内力量易使教材偏重学科知识体系而疏离岗位实践；跨区域组建编写团队的组织成本，又往往超出单一院校的承受能力。

《摄影基础》的编写实践为上述矛盾提供了一种解答。该教材由兵团职业院校教师牵头、联合本地企业人员共同编写，面向非摄影专业高职学生，已由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按“摄影基础知识—摄影基本技能—后期处理”三篇组织，共17个任务。本文结合编写过程中的决策经历，对教材文本进行系统分析，尝试回答三个问题：教材编写在哪些环节作出关键决策？这些决策是否回应了新质生产力对教材建设的要求？其经验能否为其他院校、其他专业借鉴？

二、“六维一体”模式的建构

“六维一体”并非先验设定的理论框架，而是从编写实践中归纳形成。职业教育的教材建设遵循类型教育的逻辑，高鸿、赵昕指出，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是其教材建设的基本逻辑起点，教材建设应强化职业性与实用性、适应产业发展需求。在编写过程中，课题组对从策划到出版各环节的实际决策加以梳理，并对照教材文本逐项验证，提炼出六个建设维度：目标维度对应教学要求设计，回答“学完一个任务要达成什么”；内容维度对应知识选取与标准对接，回答“教什么”；载体维度对应任务体例与栏目设置，回答“以什么形式组织”；评价维度对应评价工具的教材化，回答“如何判断学习成效”；思政维度对应思政元素融入方式，回答“价值引导落在哪里”；机制维度对应编写团队结构，回答“依靠何种力量编写”。六个维度覆盖教材编写全过程的主要决策环节：目标是出发点，内容与载体构成教材实体，评价与思政决定育人功能，机制提供组织保障（见表1）。

表1 “六维一体”教材建设模式的基本框架

维度	编写中要回答的问题	教材中的对应设计
目标	学完这个任务要达到什么	任务开篇设“教学要求”，分知识、技能、素养三维目标
内容	教什么、按什么标准取舍	对接摄影岗位与大赛赛项技能点，实现岗课赛证融通
载体	知识以什么形式组织	以典型工作任务为单元，设置任务实施等栏目
评价	怎样判断学生学会了	每任务附评分表，过程与成果分值结构固定
思政	价值引导与知识如何结合	将中国光学史作为知识正文讲述，不设独立思政板块
机制	靠谁编、以什么方式协同	院校教师牵头统稿、企业人员参与编写

从新质生产力视域审视，六个维度回应了产业升级对教材建设提出的三重要求：其一，内容前沿化，技术迭代加速要求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及时进入教材，主要依托目标与内容维度的对标机制实现；其二，育人素养化，新质生产力所需要的劳动者不仅要掌握操作技能，还应具备质量意识、文化自信与创新素养，评价与思政维度承担这一功能；其三，形态组织化，教材形态更新与编写力量组织是教材建设转型的支撑条件，载体与机制维度对此作出回应。

三、《摄影基础》的六维实践分析

本文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资料来源包括教材文本、前言及笔者编写过程的记录；引用教材原文处均以引号标注，其余为笔者基于编写经历的分析。

（一）目标维度：三维目标贯穿全部任务

教材在每个任务开篇设置“教学要求”栏目，按知识、技能、素养三个层次陈述目标，全书17个任务体例一致。以任务一为例：知识目标要求了解照相机发展脉络与成像原理，能识别评价相机性能的主要参数；技能目标要求能选配单反相机、更换镜头并进行画幅与焦距换算；素养目标要求“了解我国精密仪器工业和电子信息行业发展情况，通过学习我国摄影史、照相机制造史建立学习自信心”。将“建立学习自信心”写入入门任务的目标，在同类教材中较为少见，其用意在于引导学生认识国产光学工业的发展，为技能学习注入价值内涵。

（二）内容维度：以岗位与赛项标准取舍知识

内容组织的核心是“对标”：教材围绕摄影典型工作任务选取内容，对接企业摄影岗位需求，并将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视觉艺术设计”赛项涉及的技能点融入任务，实现岗课赛证融通。曾天山指出，“岗课赛证”综合育人重在破解职校生“学什么、怎么学”的问题，其落脚点之一就是研制对接岗位标准、对接赛证标准的教材[6]。教材的三篇结构体现了这一思路：第一篇涵盖器材、用光、曝光、构图，构成各类摄影岗位的共性基础；第二篇按证件照、婚纱摄影、商品摄影、纪实摄影、建筑摄影、风光摄影等门类设置任务，与影楼及电商摄影岗位的工作内容直接对应；第三篇安排照片调整、色彩校正与瑕疵修复。内容排序未沿用摄影学的学科体系，而遵循“先会拍、再拍好、后能修”的职业活动逻辑，有助于学生形成可迁移的完整工作流程。

（三）载体维度：任务体例兼具教材与工作手册功能

教材以“教学要求—知识讲解—任务实施—知识要点—任务总结—任务执行评价—课后练习”的完整链条组织每个任务。其中“任务实施”栏目分“实践须知”与“实践计划”两部分：前者将操作要领分解为分步动作，如证件照拍摄中背景处理、光线布置、人物姿态的先后顺序；后者以表格形式要求学生填写任务编号、实施人员、任务内容与目标，使学生在动手之前明确任务要求与实施步骤。王晓军、赵文平的文献计量分析显示，新形态教材建设是职业教育教材研究持续的热点[7]。该教材虽以纸质呈现为主，但自成体系的任务编排已具备工作手册式教材的功能特征：学习任务与质量标准内嵌于教材，降低了对教师现场讲解的依赖。

（四）评价维度：评价量规的教材化

多数教材将评价交由教师在教学实施中掌握，学生难以预先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知晓成绩标准。该教材将评价工具直接编入正文：每个任务末尾设“任务执行评价”表，分值结构固定为“项目完成情况30分、成果质量70分”，前者考查实践流程的完成情况，后者从作品的完整性、合理性、可行性等方面评定成果质量，评价标准在任务开始时即已明确。这一设计使教材同时承担学习任务书与评价量规的双重功能，对实训指导力量有限的边疆院校尤具实际意义：在缺乏企业人员现场指导的条件下，学生可依据量规开展互评，过程性评价不必完全依赖教师逐一实施。

（五）思政维度：中国光学科技史的正文融入

课程思政进教材的通行做法是设置独立栏目，该教材则将中国光学史作为专业知识本身写入正文：讲授小孔成像原理时，先介绍墨子发现小孔成像现象并载入《墨经》的史实；讲授光的直线传播时，再引用沈括《梦溪笔谈》中的记载与解释。学生在学习光学知识的同时了解中国古代光学成就，价值引导以知识为载体自然实现，并与任务一的素养目标前后呼应。郭戈在论述精品教材时强调，教材要“培根铸魂、启智增慧”，思政元素应与学科知识融为一体而非简单叠加。该教材的写法与这一要求相契合。

（六）机制维度：校企双元的编写组织

编写机制虽不直接呈现于教材内容，却决定其余五个维度能否落实。该教材由兵团职业院校教师担任主编并负责统稿，确定全书框架、撰写样章、统一体例；企业人员参与编写，将岗位一线的工作标准、操作流程与真实案例带入教材。蔡跃、李叶凡的研究表明，政府、学校和企业共同参与是产教融合教材开发的重要策略[8]。就该教材而言，企业人员的作用主要在于保证任务设计不脱离岗位实际：证件照、婚纱摄影、商品图拍摄等任务，正是影楼与电商企业日常业务的直接映射。这种“院校教师主导定框架、企业人员参与保岗位性”的双元结构，组织成本较低，具备在同类院校复制的可行性。

四、适用条件与局限

该模式的适用须具备四个条件。其一，适用于实践性较强的课程，教材质量能够通过任务完成情况得到检验，编写者可较快获得反馈。其二，需要一位熟悉专业且投入充分的牵头教师，框架设计与统稿决定教材质量，无法通过分工稀释。其三，需要真正来自岗位一线、愿意深度参与的企业人员，人数不必多，但须能提供工作标准、操作流程与真实案例。其四，须配套建立教材动态更新机制，编写团队应与出版社约定修订周期，跟踪行业标准、技术设备与赛项规则的变化滚动修订。对兵团院校而言，这一模式契合现实处境：兵团教材尚未进入“十四五”国家规划教材目录，与其等待外部供给，宜先以自编教材满足教学急需，待体例成熟、使用面扩大后再向规划教材靠拢。

局限亦须明确。一是教材以纸质为主，数字化配套资源不足，这与职业教育数字教材整体处于探索阶段的现状一致[9]，也是课题组依托数字资源库建设重点改进的方向；二是人工智能辅助拍摄、虚拟拍摄等新技术内容着墨有限，再版修订尚未启动；三是本文属单案例研究，研究结论的外推须持谨慎态度。需要说明的是，六个维度并非该教材独有的设计，而是教材编写普遍涉及的决策环节，框架本身具有迁移性；不确定性不在框架结构，而在各维度于不同专业、不同院校的具体实现方式，有待更多编写实践检验。

就推广价值而言，该模式对兵团与全国同类院校各有侧重：兵团各师市职业院校可依此机制就地组织编写，将本地产业的真实岗位转化为教学任务，优先满足教学急需；对全国同类院校，其启示在于优质教材建设的关键变量是组织机制而非资源总量——凡专业实践性强、师资分散、企业参与不足的院校，均可参照这一双元结构组织编写，并结合区域产业重构任务清单。

五、结语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最终要落实到人才供给，教材是其中不可替代的基础环节。兵团职业院校建设优质教材，与其复制东部院校的资源条件，不如借鉴其组织方式。《摄影基础》的实践表明，将目标、内容、载体、评价、思政、机制六个环节系统设计，依靠校企协同组织编写力量，边疆院校同样能够编出对接岗位、对接赛项、融入思政的合格教材。“六维一体”框架如能为同类院校的教材建设提供参照，该教材便成为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教材建设主动变革的一个例证。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J].支部建设，2024，(8)：4-5.

[2]张培，南旭光.伴生与耦合：新质生产力视域下的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J].高校教育管理，2024，18(3)：44-52.

[3]康蓉.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质量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创新实践[J].高等职业教育探索，2024，23(5)：9-16.

[4]曾天山，陆宇正.加快建设中国特色高质量职业教育教材体系——基于第二批“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的实证分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5，(21)：5-12.

[5]曾天山，刘义国，马建华.建设中国特色高质量职业教育教材体系——基于“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的实证分析[J].课程.教材.教法，2023，43(7)：30-39.

[6]曾天山.试论“岗课赛证”综合育人[J].教育研究，2022，43(5)：98-107.

[7]王晓军，赵文平.21世纪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教材研究热点主题及演进趋势——基于CiteSpace的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3，(17)：71-81.

[8]蔡跃，李叶凡.现代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教材的构成要素及开发策略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4，(11)：57-65.

[9]张韶.终身学习视野下职业教育数字化教材建设实践[J].未来与发展，2023，47(6)：67-72.

 |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